

路迢迢

Original 邓安庆 邓安庆 2 days ago

DENG AN QING

— 邓 安 庆 —

小说书写者的生命中很少有所谓浪费这件事

浮生千山路

潘越云 - 相思已是不曾闲



走到了界碑那里，我跟母亲开始往回走。春雨连绵，难得腾出一个阴天来。大堤靠近村落这边油菜花渐次绽开，靠江的防护林这边不少人在捡柴。

我跟母亲提起小时候常在防护林的暗荡捕鱼和捞螺丝，雨后扛着锄头去刮树上长出的野蘑菇。

母亲听着听着，忽然说：“你看到那个女人了啵？”

我愣了一下，随着母亲的视线看过去，一个跟母亲差不多大的女人坐在坝面上，呼呼地喘气。

我问母亲她怎么了，母亲悄声道：“你没注意是啵？刚才我们往前时走时，她往这边来。现在我们转回来，她还在这里。”

我偷眼打量那个女人，她穿着红色长外套，戴着口罩和粉红色耳罩，两个手提袋搁在旁边。现在连在垅里大家都不靠近。而这样的一个人，我们自然也是避开一些比较好。

等我们走了一百来米，那女人赶了过来，“不好意思，问一下。”

我们停下脚步，那女人站在离我们一米远的地方，虽然有口罩，也能看得出她带有歉意的神情，“我想问一下，从这里到镇上还有多远？”

母亲回：“哎哟，那还远着嘞！走过去，起码要一个多小时吧。”

女人一听完，一下子松懈下来，两个包又一次搁在地上，“呷呀，么这么远呢！我还以为半个小时就到咯。”

母亲问她要到哪里去，她说了一个地名。母亲难以置信地问她：“你真要走到那儿去？”

女人点头说：“是啊，我没走过这个路，本来以为个把小时就能到。么人晓得我从下午一点开始走，走到现在三点咯，离镇上还有这么远。脚都要走断咯！”

母亲摇摇头，指着镇上的方向说：“还没说起嘞！原来还通车的时候儿，去那里还需要好久。现在车都不能开咯，光靠走起码要走四五个小时，我跟你说，到镇上照你现在的速度，一个多小时，再下去，穿过五个村，沿港走一段，还要往里走……这么算下来，你到屋天都断黑咯！”

女人一听，更没有气力，一屁股坐在坝面上，摇摇手，“唉哟，没得说头，真是自家找罪受。”

我问她需不需要帮忙，她又摇手：“不消的。我自家能行。”

母亲掏出手纸给她擦汗，她接了过去，连连感谢。

她一边擦汗，一边说：“在市区里关的几难受的！我真是要关疯咯！”

她说过年是在市区儿子家过的，没成想去了就回不来了，市区里管控极为严格，大家都不能出门，之前还能出门买菜，现在连这个都不让了。

“我儿屋就那么大，东走几脚，西走几脚，就到墙咯！看个电视，怕儿媳妇说。做个饭哦，儿子媳妇，还有我那个孙儿，睡到十一二点都不起来，我饭都冷咯。我一个坐在客厅里，跟坐牢似的，连个说话的人都没得！”

她说说着，眼泪出来了，母亲又递纸给她。

“媳妇儿嫌弃我咯，我洗衣裳，说我把不该洗的洗咯，那衣裳好几千块，我一洗就没得用咯。又嫌弃我做饭不好吃，这个菜太油咯，那个菜太咸咯，左右都是不喜欢。”

她眼泪擦了又擦，“我儿也不为我说话，媳妇说么子就是么子。我晓得我住在那里，他们恼我。但我哪里想住这么长时间啊！”

她激动地拍了一下手，“我没得一天不想回乡下的，又不让我回，你叫我么办？又不是我愿意赖在那里不走的！”

她起身拍拍屁股，看看镇的方向，“我屋老头儿死得早，我把我这个儿养这么大，到头来他这个样子，让我几寒心！”她又一次拎起袋子往前走。

母亲让我去帮她拎一下，女人说：“不消的，我自家能行。”

我们陪着她往前走，毕竟是同路。我问她：“那你是么样出来的？”

女人看我一眼，说：“我把东西收拾好放在角落，隔着窗户瞄着小区门口，那个看门的人一走，我就跑出来咯。”

我又问：“你儿子不晓得你走哦？”

她摇头，“他一家在自家房里睡觉，我要是不叫他们起来吃饭，他们都懒得动的。”

她沉默了一下，又说：“我反正中午饭做好了，放在桌上了。他们要是看到就吃，冷了自家热。我现在不管他们了！”说着说着，又一次哽咽起来。

走到了堤坝的垭口处，我们停下来了。女人说：“谢谢你们啊。”

母亲想了想，忍不住说：“你到屋还是给你儿打个电话，报个平安总是要的。”

女人顿了顿，叹了一口气，“你说我都走了三个小时了，他们都没联系我。你说他们在不在乎？”

母亲也叹了口气，没有说话。女人特意看了我一眼，“你要对你妈妈好哦。”

我“嗯”地一声。

她转身往前走去。母亲说：“路上注意安全！”

她没有听见，渐渐地，走得离我们越来越远了。

（想帮她拎，她说不用。渐渐地，她走远了。）

